



肝胆两昆仑

——《昆仑约定》创作谈

□ 毕淑敏

“肝胆两昆仑”这句话，本出自谭嗣同的绝命诗。借用一下，想说说我的文学创作之路，和昆仑山有关。从处女作到近作，写的都是昆仑山的故事，故曰“两昆仑”。

“昆仑”，首先是一个地理概念。在中华民族古老的文化中，它雄屹华夏西部，是一组伟大山脉的统称。它是万山之祖，万水之源。它也是我的精神故乡。50多年前，我作为一名边防战士，在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冰峰雪域中，保家卫国。那里的狂风，呼啸着卷走了我从16岁到28岁的整个青年时代。回到平原后，为守防将士们著书讴歌的朴素理想，让我在繁忙的医务工作中，从文学中年开始，笨拙地提起笔来，开始书写高原的故事。匆匆写下的处女作，名叫《昆仑殇》。几十年过去了，没有讲完的高原故事，仍如永不融化的冰碴一样，在血液中呼啸而过。在我70岁时，再次以“昆仑”为背景，写下了长篇小说《昆仑约定》。一个愿望凝聚成一颗种子，绵延数十年，埋在同一片疆域的永冻土层下，生生不息。我有时想，正是那座雄奇的山脉，如万有引力一般，铸就了我的生命轨迹。

凡去过高海拔地区的人，都会惊异那里的云彩，云蒸霞蔚，奇幻多彩。当时年少，知识匮乏，惊诧不已，却想不通是何缘故？年后查了相关气象学书籍才知道，在3000米以上的高空，组成云的颗粒，不再像平原地带，是细小的水滴。它们摇身一变，在极低温度下，冻成无数锋利的冰晶。冰晶们蜂拥着你推我搡，层层堆叠，攒成钻石般的高塔与瀑布。高空的太阳光，在冰晶中游走腾挪，反射出波光诡谲的万花筒图案。我在《昆仑约定》结尾处，写下了“这里的故事，只有云知道”这句话。我希望那里的故事，从此不单云知道，还有更多的读者也知道。

我提笔写作的初心，就是为了让身处和平康泰中的人们，记住在漫长的国界线上，有无敌保卫和平英勇付出的将士们。当年我初到阿里时，由于资讯不发达，我完全不知它究竟啥模样。第一眼看到时，怀疑这儿还是地球吗？会不会是火星？身上的军装很快让我意识

到，这儿不但是地球，更是中国领土。在当边防军的日子，虽身为女子，仍艰苦卓绝。子弹横飞时，绝不会优待你的性别。我曾背负数十斤重的枪支弹药和红十字包，外带干粮被服，在冰天雪地中艰难跋涉，高山之上攀援不止。

《山海经》中，描绘“昆仑山”时，说这里生活着九首人面的开明兽，史称“陆吾”。它体魄硕大，身如巨虎，项上长着九颗头，它守护天界。四支角的神羊，名曰“土螭”，吃人不吃草。蜂鸟模样的神禽，名为“钦原”。一旦被它蛰中，必死无疑。三足乌的“太阳神”，负责光照大地。凤凰也来此处洗个澡……昆仑山上的神奇生物，统称“灵兽”。行军中艰难机械地走啊走，缺氧让人的思绪毫无章法。我胡思乱想，前程峰峦起伏处，会不会迎面撞上一尊灵兽？坦率说，从我1969年入伍分配到藏北高原，至11年后从西藏阿里军分区退役，连一根灵兽的毫毛都不曾见过。

真正的昆仑神兽，是我爬冰卧雪的战友们。他们在缺氧酷寒的昆仑山脉，贡献了自己血气方刚的璀璨年华，贡献了自己一往情深的爱情萌芽，贡献了自己滚烫炙热的满腔热血，直至贡献出每个人仅有一次的珍贵生命……他们那样年轻，那样朝气蓬勃，那样躊躇意满，那样誓死不惧……他们所向披靡义无反顾地守卫着祖国的边境线，无数次重复着心底的信念——祖国人民都知道，连刚上学的小学生都能响亮背出，咱国家有960多万平方公里的面积。这个数字，不可能在我们手中，变小一点。

当年我百感交集，面对巍峨苍莽的昆仑山脉，曾发下铁誓：如果我能活着回到平原，在我有生之年，一定要尝试拿起笔来，写下战友们的事迹。处女作写完之后，下一步就是投稿。我举棋四望，在文学界举目无亲，完全不知往何处去。想到是部队题材，决定投往解放军文艺社，它当时的地址是北京西城区茅屋胡同甲3号。我先生便拿着稿子，说帮我寄出去。他出门后，好长时间才转回来。我纳闷，邮局离我家并不远，怎么这么慢？他解释说，怕邮寄不保险，弄丢了稿子，就一路打听地址，直

接送到了编辑部。人家说，三个月内未见通知，可自行处理稿子。我把月历翻了三张，在某个日期上打了标记。心想，若到那会儿还没人理我，再说吧。几天后，编辑给我回了一封信，大意是已看了稿子，请作者速来编辑部面谈。

我来到茅屋胡同甲3号。见面在会议室，除了责编，还有社里的领导和同志们。确认一下这稿子，是不是我写的？是不是作者的处女作？他们后来告诉我，觉得行文不像女性（虽然毕淑敏这个名字十分女性化），文笔比较熟练，估计应有十年以上的写作经验。我难为情地回答说，我过去写过的最详尽文字记录，是病人的死亡报告。编辑们问我除此篇之外，可还有其他作品？我当时很不好意思，觉得答若只写过一部作品，是否太单薄？便支吾着说还有。编辑部立即说：那请拿来，我们再看看。我心慌了，因为根本不存在另一篇啊。只好硬着头皮说，给我些时间，容我再重新抄一遍，过些天拿来。回家后，我只好昼夜兼程又写了部中篇小说送去。编辑看后，说这篇我们用了。就这样，《昆仑殇》发在了解放军文艺社1987年第4期《昆仑》上，赶写出来的《送你一条红地毯》，发在下一期，两篇皆为头题。我非常感谢解放军文艺社的领导和责任编辑海波同志。他们对社会上普通老百姓的自然来稿，一视同仁，全力支持。

我在北师大读文学研究生时的导师童庆炳曾说过，“一个作家的作品内核，始终是一样的”。对我来说，我的精神故乡就是无比辽阔、悲怆的高原。最原始的执笔写作和之后的不停努力，均来自这个朴素的信念。不过，在《昆仑殇》之后的几十年中，我迟迟没有动笔再写昆仑。就像老裁缝面对一块久欠珍藏的布料，没把握之前不敢贸然下剪子。我怕技艺未臻精纯，写不出浩荡山河的壮美和战友们义无反顾的英姿。可是，我不可抑制地趋向老迈，记忆日渐酥脆破裂。我深知，接踵而来的岁月，我必是江河日下。70岁那年，我想不能再等啦！我作为个体，自是微不足道，但胸中的往事弥足珍贵。我想用文字，将已被冰雪凝冻的战友们重新唤醒，仰

天呼吸。

我住进了养老公寓，只为那里管吃管住。我在城市的喧哗处，按下了静音键，把生活需求压缩到极简，化作一根隐身草，埋头写作。也许因为太投入，写作过程后段，身体亮起红灯。记得我连夜进了医院急诊。医生看着一系列检查单子，拧着眉头，严厉告诫我：你知不知道，你非常危险？！我轻声回答：哦。心中却暗自庆幸，我已写完了《昆仑约定》初稿的最后一个字，再大的危险也没什么了。之后因我倾力修改此稿，又几次急诊入院，有次直接报了病重。

修改时，我记着鲁迅先生的话：“写完之后至少看两遍，竭力将可有可无的字、句、段删去，毫不可惜。”书出版后，有读者看完后，对书中人物是否真有其人十分好奇。不断问我，哪些是真的？哪些是假的？我如实说，书中的男主角景自连，是虚构人物。书中关于烈士牺牲、遗体处理的细节部分，比如倒扣的血碗和凝冻的腹部贯通伤等，则皆是我亲身经历。还有读者说阅读《昆仑约定》时，让他们数度泪流满面，好奇地问：作者写的时候是否流泪？我说，写长篇小说是跑文字的马拉松，运动员在没有抵达终点前顾不上流泪啊，只有勠力向前。

感谢医生们的全力救助，感谢我入伍体检时曾被评定为甲等级别的身體。半个多世纪前，这身体，助我完成了驻守昆仑山脉的士兵职责。50多年后，它又支撑着我履行完对昆仑山脉的承诺。

在碎片化阅读、短视频流行的当下，我向所有能看完这样一部近70万字、700多页厚书的读者，致以诚挚敬意。也代我当年的战友们，感谢你们！将士们的流血牺牲，至今还有和平中的人们为之流下热泪，他们便没有真正离去。

老兵不朽！

创作谈

（上接1版）

文化数字化成为建设文化强国的重要抓手，是文化产业转型升级的内在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顺应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趋势，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业态，提高质量效益和核心竞争力。”数字技术不仅深刻改变了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也深刻改变、创造着我们这个时代的文化生态，生成了具有鲜明时代烙印的数字文化。我们传承发展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在“遇见”新生成的数字文化，传统与现代在数字空间发生着交汇融通。如果将文化比作源代码，那么科技就是编译器。文化数字化，是让文化更“活”更火的重要途径。以创新思维和科技手段，丰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表达，有利于其走出“高阁”、走进生活、焕发生命力、增强吸引力。以科技打破传统与现代的“次元壁”，紧扣时代脉搏，洞悉大众喜好，找准角度、用好力度，就能通过新技术将文化资源转化为新产品、新服务，有助于实现文化与经济的双向奔赴。

中华文明的内涵随着时代的发展而丰富发展，其中重要路径之一就是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科学技术相互融合、相互促进，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并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担负起新时代的文化使命，要加快适应信息技术迅猛发展新形势，把先进科技作为文化产业发展的战略支撑，敏锐把握数智技术的新进展，建立健全文化科技融合创新体系。党的二十大把“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作为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的重要举措。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数字中国建设整体布局规划》指出：“推进文化数字化发展，深入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建设国家文化大数据体系，形成中华文化数据库。”《关于推进实施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的意见》对推进文化数字化的路径和步骤作出部署，也为数字文化服务能力

不断提升提供了政策支持和组织保障。推动文化数字化建设迈上新台阶，要把互联网思维和信息技术应用系统贯穿到文化建设中，积极培育文化新业态、新模式，推动传统文化产业转型升级，不断满足文化消费新需求。推动技术、内容、业态、模式和场景等创新，加快发展数字出版、数字影视、数字演播、数字艺术、数字印刷、数字创意、数字动漫、数字娱乐、高新视频等新型文化业态，改造提升传统文化业态，促进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

打通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最后一公里”

沉实厚重、丰富多彩的文化产品，是一个时代文化高度的重要标志，也是满足人民精神文化生活的关键所在。面向新时代文化建设的重大需求，需精准把握文化科技融合的时代发展趋势，瞄准国际科技前沿，选准主攻方向和关键突破口，全面打通文化和科技融合的“最后一公里”。通过构建多元创新机制，充分激发各类主体的创新创造活力，持续催生更多具有突破性、引领性的文化科技融合创新成果，为高质量文化供给体系建设提供坚实有力的科技支撑与创新驱动。

创新文化和科技管理体制机制。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方兴未艾，新的信息技术迅猛发展，不断催生文化领域的各类新业态、新应用、新模式，深刻改变文化创作生产和传播消费方式。面对新形势，要推进文化和科技管理体制机制改革，推进工作理念、内容、形式、方法、手段全方位创新。一方面，深化文化体制机制改革，科学编制文化和科技融合中长期发展规划，健全政策法规体系，构建跨部门协调推进机制，从制度层面推动创新链、产业链、资金链与人才链的深度耦合，为融合发展提

供全链条制度保障。另一方面，聚焦文化数字化建设前沿需求，优化文化服务和文化产品供给机制，构建覆盖市场准入、秩序规范、技术创新、知识产权保护、安全保障等全领域的政策法规体系。同步完善文化市场综合执法体制，强化文化数据要素交易全流程监管，健全文化数字化统计监测体系，通过系统性制度设计构建现代化文化数字化治理体系。

构建以企业为主体、市场为导向、产学研协同的文化科技创新体系。顺应数字产业化和产业数字化发展趋势，改造提升传统产业，加快发展新型文化业态，并以此为牵引培育壮大新兴文化产业、超前布局未来文化产业，推进文化产业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集群化发展。鼓励大型文化企业发挥引领作用，支持中小微企业企业深耕细分领域，通过政策引导与资源整合，挖掘具有市场潜力的文化创意项目，推动文化及相关产业高质量发展，不断增强文化新业态的抗风险能力与发展韧性。适应信息技术发展新形势，要加强文化创作、生产、传播和消费等环节共性关键技术研究，加快发展以智能交互、沉浸体验等为特征的新型业态，增强文化产品的表现力、传播力和感染力。着力打造文化和科技融合示范基地，培育专业化文化科技企业孵化器，培育和壮大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文化领军企业，加速推动文化科技融合成果向现实生产力转化。同时，进一步健全文化技术交易市场体系，加强文化科技成果知识产权保护，维护创新者合法权益。

人才是创新的第一资源。文化产业的竞争就是文化产业人才的竞争。推进文化和科技深度融合，建设文化强国和创新型国家，对人才的素质、规模和结构提出更高要求。为此，必须把握战略主动，做好文化领域的人才战略顶层设计，培育形成规模宏大的优秀文化人才队伍。着眼服务推进文化数字化新需

求，深化文化事业人才发展体制机制改革，重点培养文化和科技交叉领域急需紧缺人才。如围绕人工智能发展促进知识更新，强化人工智能技术快速发展背景下文化人才培养的针对性实效性，有效提升文化人才的专业素养和创新能力。文化人才的出现有其自身规律和特点，要通过改革营造有利于人才脱颖而出的政策环境，营造有利于人才创新创造的文化生态。实施更加积极、有效的人才政策，着力培养兼具宏阔文化视野、文化专业能力、数字科技素养的复合型人才和创新团队，为文化产业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人才基础。

与此同时，科学技术在文化领域同样具有“双刃剑”属性。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衡量文化产业发展质量和水平，最重要的不是看经济效益，而是看能不能提供更多既能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又能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文化产品”，“面对生成式人工智能等新技术的涌现，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数字技术的应用将继续带动文化产品提质升级，带来新的艺术维度和创造空间，创新文旅体验形式，更好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需求，提升人们的文化获得感、幸福感。然而，我们必须清醒认识到，以生成式人工智能为代表的新技术在推动文化发展的同时，也带来诸多风险与挑战。对此，需加快健全技术发展与管理机制，实现产业发展、技术创新与安全保障的有机统一，确保科技应用趋利避害。技术本身是服务于文化创作、文化传播以及文化消费的。科技赋能文化的本质，是为历史文化赋予新的表达载体，而非“改写”历史、“重构”文化。在推进文化数字化建设过程中，必须始终坚持以文化为主体性，精准把握数字文化发展方向，避免陷入“重数字技术、轻文化内容”的误区。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副所长、社会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汇聚新大众文艺的澎湃力量

□ 岳雯

许多年后，人们想起2025年的春晚，大概还会想起那位特别的嘉宾。站在流光溢彩的舞台上，他显得有些腼腆，却仿佛“手持人间一束光”。观众们会问，他是谁？作为外卖骑手，王计兵是我们这个时代普通通劳动者中的一员，然而，他又有一个响亮的身份——诗人。他的诗《赶时间的人》既是他对自己生活状态的真切描述，又犹如一块石子，投入千万人的心潮，激荡起层层涟漪。他站在那里，仿佛是一个时代的诗、一个时代的文艺在那里。

王计兵只是风起云涌的新大众文艺中的一分子。像他这样，在日常生活中一边劳作一边写作的人还有很多——“沂蒙二姐”吕玉霞在田间地头吟诵“这是春吗？这不是春。这是花红柳绿的宣言”，王柳云做完保洁工作后在3平方米的管道间里画画，陈慧上午在菜市场摆摊、下午写作，陈年喜曾经从事煤矿山爆破工作16年、“活着就是冲天一喊”……他们也不是孤零零的岛屿，在北京皮村，在宁夏西海固，在湖南清溪，在广东东莞……文艺就像花儿，一朵朵、一簇簇、一团团绽放在新时代的田野上。

为什么新大众文艺成为这个时代极具活力的文艺样态？这是因为，新大众文艺的生成与发展，深植于马克思主义的本质内核，贯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更与新时代慷慨激越的鼓点同频共振。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根基看，马克思所界定的“人”绝非抽象的概念存在，而是扎根于具体社会生活与社会关系中的现实个体——他们既通过生产物质资料以满足生存需求，更在社会实践中持续生成思想、观念与情感的精神世界。这种对“现实的人”的深刻把握，自然引向对意义世界的追问：当人类完成了物质生产的基本需求，必然要为自身建构一个意义的世界，以此确证主体价值、建构精神力量。文艺作为精神生产核心载体的特殊地位——它是联结物质世界与意义世界、现实生活与价值理想的关键桥梁。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深刻把握这一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的核心要义，高度重视通过文艺事业动员群众、教育群众、团结群众，充分激发人民的主体创造活力。从《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开启的文艺为人民服务的传统，到新时代《在文艺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对“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创作导向”的深化发展，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不仅从文艺的接受者转变为参与者，更作为文艺生产的主体力量被广泛唤起。这一实践历程既印证了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的全面发展的理论旨归，更彰显了文艺在建构人民精神世界、凝聚民族复兴伟力的中的不可替代的作用。从这个意义上说，新大众文艺正是在社会主义文艺的土壤中结出的累累硕果。

新大众文艺的蓬勃兴起与媒介的转型存在着紧密关联。互联网的即时性、交互性与开放性特征构建起全民可及的表达场域，改变了传统媒介单向度传播信息的格局，深刻重塑着大众认知世界、理解世界的路径。比如，“沂蒙二姐”吕玉霞的“走红”就不是通过传统的出版诗集、在文学刊物上发表诗歌等印刷文明的形式，而是以短视频的形式，综合融合了诗歌、戏剧、乡村、玩梗等多种形态，契合了新媒体平台的传播规律。值得关注的是，生成式人工智能的横空出世，进一步消解了艺术创作的技术壁垒与物质约束：普通人无需经历漫长的专业训练，同时突破了资金、场地等物质条件的桎梏，得以自由借助AI工具开展个性化创作。

这意味着我们需要重新定义创作，进而理解新的审美可能。新大众文艺的核心逻辑是经验的表达、交换与增值。经验是人类自我确证的方式，我们都是通过经验的积累来认识“我是谁”。从文学诞生之初，我们对文学的需求就包含了从中习得经验、传承经验的诉求。文化也是如此代代相承。这也正是雷蒙德·威廉斯所强调的“文化无法脱离日常

经验”。在他看来，正是每一个个体以自身的方式对独一无二的世界做出反应，才最终构建了一个时代活跃的文化形态。这一点在新大众文艺中也得到了全方位的确证。比如，写《赶时间的人》的王计兵、《我在北京送快递》的胡安焉、《我是范雨素》的范雨素、《活着就是冲天一喊》的陈年喜不仅因他们的作品“出圈”，他们的职业身份也一并为大众知晓。这是因为，他们的作品讲述的就是他们生活本身，与他们的职业、劳作深度绑定。某种意义上，外卖员、育儿嫂、清洁工这一类职业本身就兼具“看见”与“看不见”两重特性，是我们“熟悉的陌生人”。一方面，他们与每个人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每个人每天都在和他们打交道，这是经验的广泛性和普遍性；另一方面，现代社会高度分工的特质又决定了我们和他们的接触是蜻蜓点水式的、是外在的，我们对于他们生活的具体内容、内在肌理其实一无所知，这是经验的陌生化；更何况，由于社会接触面的广泛，他们所描述的人和事是我们窥见更广大世界的一个窗口。正因为经验构成了传递的核心要素，所以读者期望写作者以真诚、真实、朴素的态度，不加修饰地白描经验，“诚”构成了经验讲述的核心要义。倘若写作者以一种更艺术化的手段来讲述经验，反而会被认为割裂了经验的完整性、原初性，伤害了经验的真实性。

当下，当我们对人工智能依赖愈深，经验的稀缺性问题就愈加突出。人工智能对我们这个世界的理解远远超过了它们的实际经验，提供了大量“未经经验的解释”。与此同时，我们更期待我们的同类，将更多的经验传递给我们，因为，经验是有温度的，是一个人活生生的心跳和呼吸。在经验中，我们获得情感的抚慰和共振，深刻感觉到人与人之间不是孤独的个体，而是被紧紧联结在一起。这是这个时代作者与读者的赛博遇合，是数字时代的伯牙与子期。

（作者系《文艺报》副总编辑）

